

从“燥”论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恢复期^{*}

朱绘¹ 李君¹ 肖明中^{1,2,3} 吴辉坤^{1,2,3} 何堂清^{2,3} 李晓东^{1,2,3,**}

(1. 湖北中医药大学, 湖北 武汉 430060; 2. 湖北省中医院, 湖北 武汉 430060;

3. 湖北省中医药研究院, 湖北 武汉 430060)

摘要:新型冠状病毒肺炎(COVID-19)演变至今,中医药全周期的防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基于传统医学理论认为其属“疫病”范畴,可从温病论治,本文从秋燥化冬温、时疫源燥、恢复期从燥论治、燥扰心神的中医综合调试四个方面进行论述,旨在通过论述燥邪在此次疫情发生发展的体现,为恢复期患者的治疗提供参考。

关键词:新型冠状病毒肺炎;燥邪;温病;秋燥化冬温;时疫源燥;恢复期;中医综合调试

中图分类号:R254.3 **文献标识码:**A **文章编号:**2096-1340(2021)05-0013-04

DOI:10.13424/j.cnki.jstcm.2021.05.003

自2019年12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爆发以来,在中西医联合治疗,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,治愈出院患者人数不断增长。论及疫情的治疗,中医从“天人相应”整体观念,“因时因地因人制宜”辨证思维^[1],综合运用宣肺透邪,化湿解毒等治法收获较好疗效^[2]。随着对恢复期患者的关注度逐渐提升,在湖北省中医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恢复期门诊的收治中发现,患者多见燥热心烦,自汗盗汗等症状,考虑因湿邪疫毒困阻,入体后于恢复期演化为气阴两伤和肺脾气虚之证,而出现口渴、心烦不寐、身热夜甚等^[3]。为缓解此类阴虚燥热等症状,本文从“燥邪”变化论述,为避免瘥后复发提供诊疗思路。

1 秋燥化冬温

古论外有时令之异,内候正气之虚,其和可发为疫病^[4]。2019己亥年值冬至、三九之时,本为土运不及之年,厥阴风木司天,少阳相火在泉,气候整体风热偏盛,年终之时当寒未寒。

罗谦甫论“冬温本秋燥之余气”,此冬之温不仅是节气之温也是“秋燥”之余温^[5],观近10年武汉秋(8~11月)、冬(12月~次年2月)的气候数据对比可知,2019年秋季湿度(72.75%;79.6%)及降水量(26.5 mm;42.6 mm)较前平均值明显减少,而冬季较平均气温较往年更高(6.9℃;5.2℃),

平均降水量亦更丰(82.3 mm;24.9 mm),如图1所示。如《灵枢》“人与天地相参也,与日月相应也”所言,季节更替,人处其中,当秋虽未起,待年年岁之末,司天厥阴风木合在泉少阳相火的影响附加^[6],少阳相火客主气太阳寒水。后2020庚子岁少阴君火司天,阳明燥金在泉,金运过且燥。《素问遗篇·本病论》曰:“后三年化疠,名曰木疠,其状如风疫也。”“风木之性”升之前伏而未发之燥,兼加本温而于冬发。患者病程恢复期多处庚子年二之气,主气少阴君火阳气布散,《四圣心源》言“手少阴心,火也,足少阴肾,水也,水火异气,而以君火统之。”君火位于上而生于坎中之阳,上盛下易衰,其阴难称。客气厥阴风木加临,冬临降水量异增,脾土受外湿而陷,抑肝木发达之气,其烦闷抑郁等症可现。

2 时疫源燥

《素问·四气调神大论》^[7]曰:“阴阳四时者,万物之始终也,死生之本也,逆之则灾害生,从之则苛疾不起。”所以四时五运六气对疾病的生长始末皆有影响^[8-9]。秋燥的记载,首见于袁班《证治心传》^[10]:“燥令大行,往往盛于秋末、冬初,人在气交之中,受其戾气,伏而不宣,是为秋燥。”《医门

* 基金项目: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研基金(JDZX2015168)

** 通讯作者:李晓东,主任医师,医学博士。E-mail:lixiaodong555@126.com

法律·秋燥论》^[11]提到：“十月之温，不从凉转，正从燥生。”《医学传灯》谓：“一交秋分，燥金司令，所起之风，全是一团燥烈之气，干而不润……凡有身热咳嗽、内烦曰干一切百病，无不干于燥。”《医原·燥气论》^[12]云：“其病有外感、内伤之因，寒

燥、燥热之异，伤人气分、血分之次第浅深，皆辨之不可不早辨也。”外燥邪从口鼻、肌表面入，易伤肺胃之阴，重则损及肺络，更能随其大经小络，所属上下中外前后，各为病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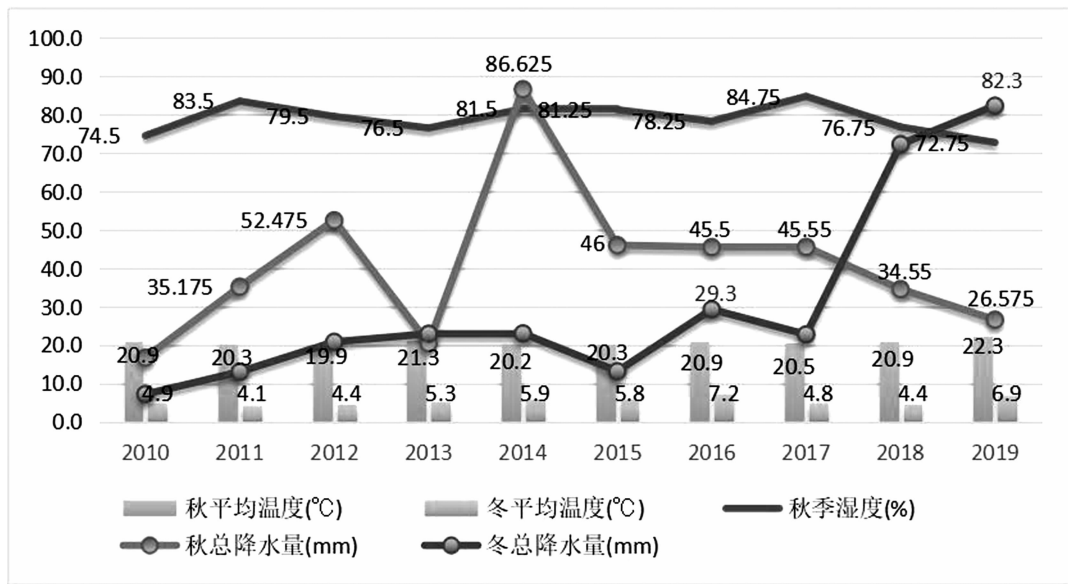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 2010—2019年武汉气候图

根据国家第七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治疗方案^[13](以下简称国家方案),各个时期也表现出外燥之邪致病的特点。《本草求真》曰:“肺燥烈不润,则脾自必见枯。肠亦自必见涸”见口干、纳差、便秘,燥邪重伤肺络出现痰中带血,后伤人气分,以肺胃阴伤症状为主。如轻型患者见低热、微恶寒、干咳、少痰或者痰粘难咳,口鼻咽干,舌红;普通型患者见咳嗽痰少、痰中带血、憋闷气促、烦躁口干,纳差、便秘,舌红,少苔等,这些症状均有燥涩的特点。然在各期处方中药性味多以苦寒为主,如知母、黄芩、黄连、赤芍、连翘、青蒿、大青叶、水牛角之类较为多见。个别证型用药性味苦寒者,达全方半数,用数用量可谓之多。对燥邪为病者,吴鞠通等医家主张禁用苦寒之药^[14-15],因“燥证者唯喜柔润,最忌苦寒”“燥者濡之”方为其正道之法。今之处方苦寒化燥可能更损其阴,而邪仍不得除,内燥由此而生,是以恢复期患者表现为干涩阴亏等证特征。

3 恢复期从燥论治

《温病条辨》论:“金受病,则坚刚牢固,滞塞不通,复气为土,土性壅塞,反来克本身之真水。”伏

燥初发时,亦属外燥之忧,可辛温解表以通其塞,如国家方案中初期以藿香正气类属。待内燥所生,其气犯土,同为喜润恶燥之胃,首受侵扰,如国家方案以南北沙参、麦冬以滋阴润肺,养肺胃阴虚^[16]。过用苦寒之药亦使其有伤,可辅甘寒之天花粉,既能清肺胃二经实热,又能生津止渴,以增芦根、麦门冬之效。亦可辅玉竹,如《日华子本草》论其“除烦闷,止渴,润心肺,补五劳七伤,虚损,腰脚疼痛,天行热狂。”因其味甘多脂可滋养气血,补久病之伤。两药相配加强养阴生津、清热润燥之功。更有以梨汁、荸荠汁、藕汁、麦冬汁、鲜芦根汁合五汁饮,以甘寒立法,药食同补,促胃阴恢复^[17]。

脾土为肺金之母,主运化可为胃行其津液,如《素问·经脉别论》曰:“脾气散精,上归于肺,通调水道。”胃液既耗,脾的运化必受影响,而脾亦外受节气之湿,润肺滋阴之药味虽入,若脾气不健,生化无源,恐难泽金燥。燥邪犯体虽表现多似热象,吴鞠通^[17]论燥初见秋分,凉气司令谓之次寒,前甘寒药味可清湿邪及风木郁滞所化余热较显之证,若思其本性,可稍以苦温类药味平寒。如国家方案之“肺脾气虚证”中陈皮归脾燥湿兼化凝痰,白

术益气兼可止汗。肺失清肃其气逆于上,咽喉干燥,咳嗽进一步加重,故可用甘温之白扁豆,补肺脾之气而助运化,助肺布津,脾散精。配以百合入心,不仅补肺阴兼可养阴清心,宁心安神解心烦之燥。燥金性沉久而不散,恐与血结化有形之邪,国家方案“气阴两虚证”中一味丹参性平和入血,活血养血免瘀滞生,“血行风自灭”亦可防风木之变,且《本草便读》提及其养血之功虽弱足可入心助神安。

中医认为“肺肾同源,金水相生”肺之阳气根于肾阳,肺之阴液源于肾阴,肺气非肾阳而不能发,肺阴非肾阴而不能滋,肺金与肾水为相互滋生之脏。而肾为五脏之根本,今新冠肺炎恢复期患者燥之症状为之难解,不可不虑其肾阴亏虚而致金水难以相生。《证治汇补》言:“肾主五液,故肾实则津液足,肾虚则津液竭。”肾水一亏,则五液皆涸,故上可见口干,下见便秘也。是以燥邪伤肺,常法不得解者,应试从肾调补。国家方案中以麦冬滋阴润肺,五味子敛肺益气,补肾生津以解肺燥之干涩。内燥及肾可加熟地,味甘微温性平,气味纯静,能补五脏之真阴。《本草正义》论“所以熟地黄且有微温之称,乃能补益真阴,并不虞其寒凉滑泄,性情功效,质愈厚重,力愈充足,故能直达下焦,滋津液,益精血。”然世人虑熟地之凝滞难化,可配性凉味甘兼有润肺化痰之川贝,润燥化痰、清润行气之瓜蒌,以平其弊。熟地壮肾水,川贝、瓜蒌益肺金,金水相资,滋而不滞,母子濡润,则肺肾之内燥自息,外燥余邪自除,滋肺肾之干枯,复久燥之未愈。

4 燥扰心神中医综合调适

“人以天地之气生,四时之法成。”阳明燥金克木之升发,易致肝郁不舒,心生烦闷,应对不及可加重内生燥热之象。身心同调对于患者疾病治疗恢复同样重要。

八段锦是作为中国传统健身项目运动,属于中小强度的有氧运动,操作性强以人自身形体活动为切入点,融合呼吸吐纳,可改善人体脏腑功能^[18]。如“调理脾胃需单举”,可通过提拉胸腹部肌肉以畅达脾胃气机,助运水津四布以润周身之燥;“摇头摆尾去心火”通过塌腰、俯身、摆尾等动作,刺激脊柱和命门穴,滋肾阴而去心火,正对新

冠肺炎恢复期患者躁扰不宁的特征^[19]。

《理论骈文》论“看花解闷,听曲消愁,有胜于服药者矣”。园艺疗法^[20]属于一种行为与心理治疗相结合的新的治疗方式,植物的视觉效果赏心悦目,其味起到芳香理疗以散郁结之气,花草打理之杂务以移情易性缓解患者烦躁的作用。《灵枢·五音五味》提出:“商音铿锵肃劲,善制躁怒,使人安宁;角音条畅平和,善消忧郁,助人入眠;徵音抑扬咏越,通调血脉,抖擞精神。”肺在音为商、肝在音为角、心在音为徵^[21];情绪浮躁时可以“羽”调式音乐,如《梁祝》《二泉映月》《汉宫秋月》等以缓和克制^[22]。五音与人体的脏腑经络、气血阴阳等生理病理过程相联系,通过对于情志的积极影响,改善人体内环境,从而达到治疗疾病及养生保健之目的^[23-24]。

中医食疗保身强体,促进机体康复,《备急千金要方》中就曾指出:“安身之本,必资之于食……食能排邪而安脏腑。悦神爽志以资血气。若能用食平病,释情遣疾者,可谓良工。”《食疗本草》论枇杷叶入肺胃经,可清肺气,降肺火,配粳米、冰糖作粥以清肺滋阴,化痰降气。百合、白木耳味甘补脾土可养阴润肺,配杏仁及贝母合煮作白木耳杏贝百合汤,以润肺祛痰兼滑肠防便秘之燥。其燥以日食缓滋,如潺潺溪养和身心,亦是《黄帝内经》疾病将息调养原则。

针灸治疗因其适应证广泛,且可直接刺激病灶部的神经与组织而为中医治疗的重要部分。可以肝之募穴期门,疏肝解郁以畅肝木之条达;以心经神门穴以缓烦躁失眠;以心包经内关穴清心及胸膈热邪。同时以脾经三阴交穴位滋阴养血;以任脉气海穴固元益肾气,助肾阴气化上腾而润周身^[25]。其燥虽起于肺,可五脏同调,舒肝之郁、解心之烦、助脾之运、启肾之阴以增其效。

基于“未病先防,未病先防,已病早治,既病防变,瘥后防复”的完整疾病治疗理念以及简便易行的中医治疗手段,中医干预不仅强调疾病治疗,对其防复也有丰富的经验可供参考^[26-27]。针对新型冠状病毒恢复期患者病症出现“燥”的特性,从肺、脾、肾密切关系出发,结合内外兼治之法,探求行之有效的中医解决之道,实为可行。助患者早日重复健康体魄以及社会早日恢复正常秩序,为我

国疫情防控最后关键时期贡献力量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杨威. 五运六气临床思路探讨[J].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, 2013, 19(8): 849-851.
- [2] 郑文科, 张俊华, 杨丰文, 等. 中医药防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各地诊疗方案综合分析[J]. 中医杂志, 2020, 61(4): 279-280.
- [3] 薛鸿浩, 张惠勇, 鹿振辉, 等. 66例普通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恢复期患者中医临床特征分析[J/OL]. 上海中医药杂志: (2020-01-04) [2020-03-21]. <https://doi.org/10.16305/j.1007-1334.2020.05.096>.
- [4] 周铭心. 从五运六气辨识与防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[J/OL]. 中医学报, (2020-01-05) [2020-03-21]. <https://doi.org/10.16368/j.issn.1674-8999.2020.02.050>.
- [5] 范逸品, 王燕平, 张华敏, 等. 试析从寒疫论治新型冠状病毒(2019-nCoV)感染的肺炎[J]. 中医杂志, 2020, 61(5): 369-374.
- [6] 苏颖.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与五运六气异常气候及其趋势的分析[J/OL]. 长春中医药大学学报: (2020-01-04) [2020-03-21]. <https://doi.org/10.13463/j.cnki.cczyy.2020.02.001>.
- [7] 黄帝内经素问[M]. 北京: 人民卫生出版社, 2012.
- [8] 刘雅, 陈震霖. 浅析运气学说[J]. 湖南中医杂志, 2015, 31(1): 121-122.
- [9] 张景明, 陈震霖. 天人合一的时空观[M]. 北京: 人民军医出版社, 2008.
- [10] 裘庆元. 三三医书[M]. 北京: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 1998.
- [11] 喻嘉言. 医门法律[M]. 北京: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, 2011.
- [12] 陈子杰, 邓慧芳, 瞿双庆. 石寿棠《医原》学术思想溯源[J]. 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, 2014, 12(10): 5-7.
- [13]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,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. 关于印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(试行第七版)的通知[EB/OL]. (2020-02-06) [2020-03-03]. http://www.nrcga.cgs.gov.cn/zthd/kjyqzt/8832/202003/t20200309_503367.html.
- [14] 杨进. 吴鞠通学术思想简介[A]. 2007 纪念温病学家吴鞠通诞辰 250 周年高层学术论坛资料汇编[C], 2007.
- [15] 周丽雅, 岳冬辉, 孙耀东. 吴鞠通学术成就探析[J].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, 2007, 13(2): 160-161.
- [16] 刘城鑫, 卢以茜, 洪森楷, 等. 解读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恢复期中医药综合干预方案专家指导意见(草案)》.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, 2020, 26(19): 1261-1264.
- [17] 郑慧娟. 吴鞠通论治秋燥的学术思想研究[D]. 哈尔滨: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, 2015.
- [18] 伍永慧, 陈偶英, 罗尧岳, 等. 太极拳和八段锦在改善冠心病病人焦虑、抑郁情绪中的应用[J]. 护理研究, 2016, 30(32): 4050-4052.
- [19] Alan Rozanski. Exercise as medical treatment for depression[J].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, 2012, 60(12): 1064-1066. <http://kns.cnki.net/kcms/detail/34.1268.R.20200318.1205.002.html>.
- [20] 张冬妮, 王平, 马丽君, 等. 从中医角度浅谈园艺疗法对恶性肿瘤患者伴抑郁心理状态的影响[J]. 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, 2020, 18(1): 129-131.
- [21] 蒋凡, 彭家玺, 袁成凯, 等. 中医情志疗法防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[J/OL]. 中医学报, (2020-01-07) [2020-04-13]. <http://kns.cnki.net/kcms/detail/41.1411.R.20200226.1618.004.html>.
- [22] 付小宇, 张新雪, 赵宗江. 基于中医情志疗法探讨新冠肺炎疫期的心理调适方法[J/OL].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, (2020-01-06) [2020-04-13]. <https://doi.org/10.13422/j.cnki.syfjx.20201322>.
- [23] 郜彦鑫, 王帅, 王秋月. 《黄帝内经》中五行音乐疗法治疗抑郁症的研究进展[J]. 山东化工, 2019, 48(5): 69-70.
- [24] 林法财, 贺娜娜, 黄德弘. 浅探《黄帝内经》中五行音乐疗法. 中华中医药杂志, 2015, 30(11): 4161-4162.
- [25] 张晓羽. 《伤寒论》烦躁症之针灸治疗[J]. 中医药导报, 2015, 21(23): 4-6.
- [26] 张妮. 中医对新冠肺炎疗效有多大[N]. 环球时报, 2020-02-18(008).
- [27] 冯学功. 协同抗疫中医如何发挥作用[N]. 健康报, 2020-03-04(005).

(收稿日期: 2020-03-23 编辑: 蒲瑞生)